

散文·花香水韵

生活之美

诗歌·岁月如歌

□钮丽霞

一

我种花的原则之一——从不修剪。任由它横长竖长随便长，这种懒人原则往往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

我的铜钱草里，（其实我更喜欢叫它小荷叶），许是风带来一粒种子，不久发了芽，起初小小的，松针状，躲在铜钱草宽大的叶子下。有一天傍晚，它竟然开出两朵浅蓝的小花，天啊，像田田荷叶间兀自抽出两朵蓝莲花，我简直高兴坏了。

吊兰刚来我家时，只是很小的一丛，粉翠色，被我很随意地安置在一个大花盆里，放在书柜的顶端，没过多久，它就开始疯长、抽穗，花穗上星星点点开满白色的小花，其实没有香味，我却觉得满室皆馨香。我并未对它有特殊照顾，偶尔在网上买了一包颗粒肥，用小铲子挖了坑便倒进去。现在，它简直成了精，从书柜顶端层层垂下，一直到地上，以至于朋友来我家，颇为震撼，“你家吊兰真任性！”

人有性情，花也有。谁养的花像谁，我本是随性自由之人，我的花像我。

我的一盆姬胧月，最初是一轮萌月立在盆中央，尖尖的叶子似月牙。由于没有控型，渐渐地，徒长成了一棵小树。我妈说，这点最像我，瘦高。虽失去了原本的模样，可我却觉得它是欢喜的，等到再高一些，它可以撤下多余的叶片，在顶端开出一轮真正的新月。年轻时随性而活过，最后又美出新高度，人生岂不圆满？

还有长寿花，本该亭亭玉立，朵朵朝上，可我的长寿花不一样，它竟然是流泻的，如花瀑般。其实最初它也挺循规蹈矩，可今年却不按套路出牌。春天它在阳台上开疯了，花朵太盛，成簇状，似绣球，将花茎都压弯了。有些花茎从花球中抽出，垂下来，再开。就这样一路飞泻，那一簇簇花球荡在花茎上，风来，似顽皮的小猴游荡在林间。

我倒是更爱这样的长寿花，花开得随性，才有了诗情，才不单调。种在老罐子里的长寿花，花朵层层叠叠，从罐子里流泻而出，是发了醉的葡萄美酒溢了杯。无数个午后或者星夜，我沉醉其中，我看得见花儿闭上眼睛，听得见它们轻微的呼吸，或许，我的前生，也是这样一朵随性的花吧。

二

夕阳好的时候，橘色的光线透过落地玻璃窗，将整个阳台铺上了一层金粉，植物们沐在夕阳里，我也沐浴在夕阳里。

有时我会发呆，什么也不想，将身心都放空。所有快乐和苦闷都一并舍弃，我觉得自己轻盈得简直可以飞起来。“放空”一词源于我的前同事，一个“90后”大男孩，他有自己的理想，有大鹏之志，却苦于被现实束缚了翅膀。那时我也正处在人生的苦闷期，工作中找不到人生价值，生活上一团糟，他教导我，人要适时放空自己，才能最终丰富自己。

他真是生活的智者，我不再纠结那些琐事，开始专注每一阵风来，关心每一朵花开，远望每一朵流云，我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发现生活之美。对于我来说，花一整个下午在水边看一艘船

渐行渐远，比专注于如何赚更多的钱来得惬意。

有时我会远眺，我看得见高耸的楼群，看得见吊车高高扬起的手臂，然而最显然的，是漯河的电视塔，由于逆着光，这一切都成了黑色的剪影，但它却是流动的剪影。那流动，或是漯河飞升的速度，或是青春时光的流逝。如果我站得再高些，或许我能窥见漯河的全貌，那夕阳挥着剪刀剪下的，是小城的影子跃在了天幕上。

如果说光阴是一条河流，每一缕夕阳便是光阴这条河里的粼粼波光，那“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过的，除了生命中的岁月，也有我自己。周国平在《失去的岁月》里写道：我们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必定以某种方式把它们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只是我们忘了密码，但总有一个时刻，我们会碰对密码，于是密室开启，我们重新置身于从前的岁月。

这个季节，栀子和茉莉都顶出了花苞，过不了多久，在苍翠的枝叶间，会开出散发青春芳香的花朵。当白色的花瓣落在蓝色百褶裙上那一刻，便是碰对密室密码的时刻。

三

那天下班我去菜市场买菜，在一个很寻常的菜摊前，我突然停下来，在菜架上层，赫然看见几个生芽的白萝卜，说是芽，其实已有一尺多高，在顶端竟然还开出了几朵素白的小花，清风摇过它，它向清风献舞。没有水，没有土，它却能如此茁壮，让人不禁感叹生命的强大。

我在萝卜花前呆立很久，直到老板有些羞赧地说：“早该扔了，可开花了，我又觉得这花也怪好看，就没舍得扔。”我笑了笑，“真的挺美！”那一丛萝卜花，是生活的诗意。生活之美，就该存在这不经意的诗意里，不经意的诗意，才是生活最生动之处。

忽然想起，我上大学那会儿，认识一个临校建筑的学弟，其实我们是同一届，因为他们是五年制，比我要晚一年毕业，所以他很自觉的叫我“学姐”。他从未说过喜欢我，却每天给我送花，有时是一把野雏菊，有时是一串茉莉，有时是一朵扶桑花，当然萝卜花也送过，还有凤凰和蓝花楹，更多的时候是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小花，他几乎搜罗了整个大学城的花。

当然，作为回报，我教他摄影，把我所学的全部专业知识倾囊以授，他毕业时，摄影水平已远在我之上。时至今日，他的样子在我脑海中已有些模糊，但书桌台灯下的那一朵花开，却在我的心头永久绽放了。

能留在心上的，皆是生活的诗意，点点滴滴，或是一丛不经意的花开，或是在熟悉的路上蓦然闯出的一棵高大的棕榈树，或是在苍翠的枝叶间忽然响起的一声鸟鸣，或是一阵风吹过在耳边奏响的旋律，或是一阵雨打过青石路面溅起的水花，或者是……

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渐渐少了耐心，我们定下目标，太着急去看到结果，往往忽略了过程中的美好。其实，有时候给自己放个假，安静地等待一朵花开，等待草叶萌芽，等待小鸟破壳而出，等待月明星稀，等待一朵白云从头顶缓缓飘过，等待夕阳西下和朝阳升起，你会发现，生活之美皆在此。

风从东南吹来

□吴继红

今夜，风从东南吹来
苍虫开始敛翅，河水暂不眠
灯火如此璀璨
风里是暖，是甜
花在开，蛙在叫
种子在萌芽，树在摇撼它的叶子
此刻，天上没有一轮如钩明月
尽管一切轻如兰舟，水波粼粼
心事依然靠不了岸
你缄默一如从前
寂寞空庭，梨花满地
春色已向晚

父亲的六月

□李江涛

六月
太阳是金黄的，麦穗是金黄的
土地是金黄的，父亲的笑容
也是金黄的

一天又一天
父亲拄着拐杖，站在
村外的老槐树下
踮起脚尖望了又望

古老的石碾、碾子和
实诚的老牛
生锈的铁叉、镰刀和
呼呼叫的风扇
夜里的月亮陪伴我们
捉迷藏
偌大的打麦场，父亲望着我们
父亲眼睛眯成一条线

为了六月
父亲早早买了草帽
磨利了镰
每天都来麦地转转
听鸟叫，惊鸟蝉

麦子熟了
父亲的拐杖声还没响到田里
麦子已经收割完
望着一袋袋麦子和远去的收割机
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我知道，为了六月
明年
父亲还会早早买草帽
磨利了镰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
“沙澧河”，关注晚报副刊。
本地作者投稿邮箱：
13938039936@139.com
本版投稿联系电话：
13938039936